

正向思惟

20

要有隨時放下的平常心

她們會不會覺得我很不識好歹，在證嚴法師如此盛情邀約下還如此猶豫？然而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師問我：「什麼時候回家？」

一九九七年，也就是我從榮總退休的前兩年，慈濟基金會的副總執行長林碧玉邀請我到花蓮慈濟醫院演講，當時演講的題目是「建立病人分類系統」及「如何提高護理生產力」。演講後，林副總邀請我去見證嚴法師，並參觀慈濟大學。當時，慈濟大學才剛成立三年。證嚴法師一見到我就問什麼時候來慈濟工作？我無法回答，我只是去演講而已，完全沒有任何轉職的打算。當時，法師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請林副總一定要帶我去看看慈濟大學。

參觀慈大解剖教室 深受感動

林副總帶我參觀了慈濟大學的大體解剖教室，讓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慈濟大學稱每一具大體為「無語良師」。這些大體多是來自於往生的慈濟志工奉獻出自己的身體，作為醫學生解剖之用。在參觀解剖室之前，校方先在教室裡播放一卷錄影帶給我，其中有段是一位捐贈大體的慈濟志工在往生前對正在實習的醫學生說的話：「我寧願你們在我身上劃錯一刀、十刀甚至一百刀，也不願你們在真正的病人身上劃錯一刀。」多麼有力而震撼的一段話！

慈濟大學對於捐贈的大體非常尊重，也特別用心地處理。他們沒有使用福馬林，而是直接以儀器噴上類似PVC的化學噴劑，將整個大體噴灑成有如蠶繭一樣的薄膜，以隔絕空氣，防止腐敗。然後，再將大體放在攝氏十五・六度的儲藏室中保存，等到開始上解剖課時，再取出使用。這些大體對於學生來說，並不只是個遺體而已。在解剖台上，貼著大體老師的相片以及生前介紹，學生在下刀時也充滿感恩。每一個學生在學期結束時，都要寫一

封信給他們的「大體老師」，報告他們在這個老師身上學習的心得，然後將他們解剖後的軀體一針一線地縫回去，最後再用白布包裹起來，穿上潔淨的長衫，在家屬陪同下莊嚴火化，並將部分骨灰供放在解剖學科的佛堂「大捨堂」，或帶部分骨灰回家。整個過程尊重而莊嚴。

解剖教室是一個非常大的長方形教室，以玻璃帷幕隔成三區。第一區，也就是長方型教室的最前區，供奉著一尊地藏王菩薩。第二區，擺放著許多人體的模型以及解剖的相關器具。第三區是解剖教室，裡面有十幾台解剖台，每五、六個學生一組，共同擁有一名「大體老師」。這三區，以透明玻璃隔開，所以，當我站在學生實習的解剖台旁，一抬頭，就可以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玻璃，直接看到地藏王菩薩，那種心情，非常地安心與莊嚴。感覺上，這是一個很寧靜祥和的地方，我的心，深深地受到感動！

從那個時候起，我才算對佛教有了些粗淺的了解，同時，對慈濟大學也留下很好的印象。我想，這一定是個很重視人文教育的學校。因為他們是這麼地尊重捐出自己死後身軀的「大體老師」，學生也因此學得「尊重生命」、「尊重病人」的生命態度。

接下慈大護理系所

兩年以後，我的工作年資已經達到二十五年，剛好是可以辦理退休、拿月退俸的時機。由於護理界缺乏高階的臨床教授，有很多醫療機構邀請我去講學，包括台北醫學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協和醫院、湖南湘雅醫學院、南京東南大學、福建醫學院等都盛情邀約。北京的官方單位也邀請我擔任全國的護理顧問，巡迴各地講學。北京的邀約，的確讓我頗為心動，因為一邊講學，一邊可以遊覽大陸各地的風景名勝，這樣的退休生活十分令人滿意。

此時，證嚴法師再度約我見面。那天，我們在台北關渡時，法師對我提出邀請，並由林副總與我面談細節。坦白說，當時的我，正做著「到大陸遊山玩水邊講學」的美夢，對於前往慈濟大學任教的意願並不高。沒想到，我與林副總相談的過程中，證嚴法師一有空檔就親自過來問我：「談得怎麼樣了？」而且一連過來三次。當時，我注意到法師身邊的師姊們有些露出了緊張的神色，我想，她們會不會覺得我很不識好歹，在法師的盛情邀約下還如此猶豫？然而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證嚴法師問我：「什麼時候回家？」



回家，意思是，證嚴法師把我當自己人，要我把慈濟當作自己的家，當時我感到我與證嚴法師上輩子一定有很深的佛緣。法師說：「如果要到大陸講學將來還有機會，妳先過來幫忙一、兩年再說吧。」同時證嚴法師也聲明：「我請妳來，只有一個要求，我希望妳全心全意，全心投入！」意思當然是指不要在其他地方兼課。

我抱著先暫時幫忙一年的想法，接下了慈濟大學護理學系主任及護理研究所所長一職，並將國北護、陽明、北醫以及國防醫學院等四個學校的兼任課程一口氣全部辭掉，專心前往花蓮任教。沒想到，竟然一做就是六年，而且有終生在慈濟服務的心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人生的際遇真的很奇妙。雖然我經常在行政管理學時談及「生涯規畫」，然而，有時候生命中許多重要的轉折，還真是不在計畫之中。



與證嚴法師有很深的慈濟緣。